

從「前三三與後三三」談起

夏雨軒
孫偉仁

十一月廿九日由於余立龍在聯副發表了一篇「前三三與後三三」，不但展示了個人高超的寫作水準，及真摯的感情，更進而給平靜已久的華岡造成了一次文藝的高潮。

我們由余立龍這篇文章中，可以尋找出一些值得討論的問題，我們希望由對話之中，能夠對這些問題做更深一層的剖析：

孫：余立龍在文章的一開始，就以無奈的語氣，寫下了他對愛情的看法：「九就是數定，隨分的意，天下事不虧不盈，靠的是機緣巧遇，千萬別去強求他，否則只有徒勞傷神。這種對戀愛、隨遇而安的消極看法，您認為如何？」

夏：我覺得他講的並沒有錯，但主要問題是能夠對愛「隨遇而安」這一點，在我看來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孫：為什麼呢？

夏：我認為「愛情」這玩意兒是很奇妙的東西，說的具體一點，確實在「遇」的地方，佔了很大的地盤，今天，假使說你「遇」到一個女孩，（其實也可以把這「遇」字說成「碰」），而這女孩在你的直覺看來，她的一切都很適合為你的戀愛對象，可是，問題就在這裡，我們首先必須考慮的是在這個女孩看來，你所謂的「遇」是否也是她個人的「遇」呢？這點值得討論了。

孫：但是問題也在這裡，如果一個人一輩子只靠「遇」來面對一切事，那麼只有「機緣巧遇」才能解決問題了。我很欣賞拿破崙的一句話：

「Circumstance? I make Circumstance。」

以積極主動的態度來解決事情，即使失敗了也捫心無憾，在一台大人人的十字架」裡有人這麼說

「即使我得不到蒙娜麗莎這幅畫，也無傷我愛畫之心」，所以我認為余立龍對愛情追求的態度沒有錯。

夏：在別人看來當然沒有錯，他確實很積極、很主動，這點我也很同意他，但是，我覺得余立龍似乎在這次戀愛過程中，還需要冷靜的

義的表達方式，亦即你給女孩子的印象與感受，這當然與「共鳴」有著極比相連的關係，你所具有的能夠使她產生共鳴的作用，自然她就能接受你以後的所謂狹義的表達方式，簡而言之，余立龍因為無法造成嘉嘉的共鳴，所以失敗，「共鳴」這個問題包含一下還能再深入的研究，現在我請問：假使是你的話，你會有什麼樣的「表達」方式呢？

孫：其實所謂「表達方式」不但包括言談行為，也包括你所給予女孩子的印象與感受，如果就狹義的「表達方式」說：那只是一種技巧的運用，今天我所指的是廣

古八有言：「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史記：太史公自序）。生命，才充滿了意義與價值；發現它的意義與價值，就是哲學的使能。「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故用科學知識去發現生命世界中的一切純知意義，用藝術知識去發現生命世界中的一切生命的事實與理想，用歷史去把生命世界中的一切意義與價值建構於一個永恒的生命體之上。故斯賓格爾（O. Spengler）說：「切真實的歷史都是哲學」。

太史公馬遷也說他的學問就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代之言」。章學誠更說：「六經皆史」。總之，是歷史才把宇宙在人的世界之中立了起來。人，生命的永恒，實實在在是在人的歷史中。

哲學，正是在「彌綸天地之道，崇德而廣業；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觀其會通，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窮神知化，原始要終；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致於命。」（周易）所以孔子才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不知禮，無以立。不知言，無以知人。」（論語）

一車的溫情

天邊雁

華岡車來了，從山下載來了一車的歡愉。

有些時候忙中有錯，誤將過期的車票撕給她，她會和雷地告訴您今天是×日。黃昏時刻，華岡車站擠滿了歸心似箭的人，車門剛開人就如猛烈地湧了進來，她會以一種愛莫能助、無可奈何的表情看著一大群大學生擠進窄門來。這時候她最多只抱怨兩聲，不會有晚娘的面孔出現——因為她們都很美麗、溫婉。

司機先生的技術和耐性更是令人嘆服。沿路的每一站，他都會減低速度，細心察看是否有人候車，絕少有漏網之魚。中午，華岡道上穿梭著為食奔波的莘莘學子，

你說「余立龍因為無法造成嘉嘉的「共鳴」這點我不敢共鳴」這話我不敢贊同，我認為「共鳴」這問題是有時確實會和余立龍在問性的，既然我們一起過一段日子，

「生命——自然，禮——社會，言——精神」是一貫而會通，同歸而殊途；為了人而利其用、安其身、崇其德、就不能不原始要終，而到窮神知化了。我們可以說：今日哲學所要面對的問題是——窮萬物之理、以盡人之性、而上達成生命本身，入於自然之境。中庸有云：「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這種「自誠明」、「自明誠」的雙修俱養的人，才能懂得「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孟子：盡心下）的道理，也才明白「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之

今日哲學

張肇祺

所要面對的問題

(下)

知之謂神（孟子：盡心下）的道理，也才明白「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之

言的雙迴意義，和「生命——自然，禮——社會，言——精神」的一貫而會通，同歸而殊途的哲學精神之所在了。是誠孟子所謂：「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博施者，善道也。」以達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的境界

由衷之言

而且兩人也會經去過不少地方，余立龍也提過，他們曾經在一起笑得那麼爽朗，在一起為爭論某些問題而爭得面紅耳赤……由這些看來，你不可能說嘉嘉完全沒有產生「共鳴」。假使一個女孩子根本不喜歡你，相信她不會和你單獨去那麼多地方，也不可能和你單獨在一起用歡笑與淚水去堆砌那麼多使他難以忘懷的日子。由此可知，嘉嘉確實產生「共鳴」過，只是「共鳴」的時間現在已經接近尾聲而已。這個當然又要牽涉到她的為何現在不再產生「共鳴」的問題上去了。

